

贵客临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为了迎接到访的贵客，我的妻子很早就起床了。她认真地拖地板拖了拖，地板上几乎可以滑冰，比镜面还要光滑。她又把饲养的小动物们鱼、鸟、蝈蝈逐一喂了食，同时她又把餐桌、茶几，以及有可能让灰尘落脚的地方认真地进行了擦拭，这一切为了什么？四个字：贵客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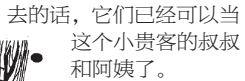
什么样的客人这么尊贵呢？说来可笑，是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他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要来我家赠送一对蜜袋鼯。蜜袋鼯是来自澳洲的最小的有袋类哺乳动物，我这一说，朋友们肯定知道了，“蜜袋鼯”三个字有这样的含义：它喜欢吃甜食，“蜜”是放在最前面的，这应该是个馋嘴的小家伙；“袋”，袋鼠的“袋”，口袋的“袋”；“鼯”，飞鼠又叫鼯鼠，说明它四个指爪间有肉膜，可以在树枝间滑翔也好，飞翔也好，反正是比松鼠多了一项本事，你叫它飞鼠也行。

尊贵的小客人带着他的一对蜜袋鼯，名字叫“吱吱”和“嘎嘎”，进了我们家。他的爸爸是个快活开朗的胖子，蜜袋鼯是他给自己的小儿子买的，但养着养着他发现家不适合饲养这种吱吱嘎嘎的小动物，一不小心它们的小爪子会抓伤小贵客细嫩的皮肤。因为蜜袋鼯和小狗小猫的脾气不一样，它们动作灵活，脾气还有点大，动不动就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声，一有不满意它们就会在笼子里乱窜，如果让它们不小心逃出了笼子，就会在房屋里、窗帘上、绿色的植物上腾挪闪躲，轻易捕捉不到。

这像小飞侠一样的蜜袋鼯和这个两岁的小朋友缘分就这样结束了，两岁的小贵客领着两只可爱的小动物进入了我家，于是我家贵客临门。贵客临门的时候，真正引起强烈反应的是我家的拉布拉多狗小白和大咖，还有一只法斗小牛妞。小白和大咖用灵敏的鼻子嗅到了澳洲小飞鼠的特殊气味，它们大声地吠叫着，用叫声表达着一种威胁或者是本能的拒绝。而法斗小牛妞则一声不吭，冷静地注视着这两只毛茸茸的小飞鼠。法斗是对松鼠和老鼠最感兴趣的一种狗，所以它的沉默是不怀好意的沉默，它的冷静是充满威胁的冷静。好在小贵客是和笼子一起进入我家的，所以三只狗的各种表现对它们的

精神没有任何压迫。贵客就这样进了我家，而两岁的小朋友很快忘记了他此行的目的，因为蜜袋鼯毕竟长期住在它们的暖箱里，而眼前的三只狗，高大的、漂亮的、性格温和的拉布拉多犬顿时和他成了好朋友。他开心地抚摸着小狗们的软毛，试图揪住它们摇摆的尾巴。小狗对这样的小不点儿、小小的人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宽容，毕竟他们日常接触的都是成人，两岁身高的小不点儿仅仅比他们高不了多少，他蹒跚的步伐、张扬的小手，甚至咯咯的笑声都让人类的好朋友拉布拉多犬们感到了一种善意的调侃、愉快的轻松，所以两岁的小贵客和四岁的小白、大咖和牛妞玩到了一起。我用手机抓拍了小贵客和小狗们的合影，小小男孩的眼光里全是惊喜和欢乐，两只大狗的目光中则是一种玩味与谅解，因为从年龄上来说，这两个两岁的小贵客实在是太小太小了。以人类年龄计算，它们是小朋友的一倍，如果把狗龄算进去的话，它们已经可以当这个小小贵客的叔叔和阿姨了。

在两岁的小孩子追逐抚摸着四岁的狗狗们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真正欢迎小贵客的不是我们，而是这几只快乐开心的狗狗。贵客入门，人人开心。送走了两岁的小贵客，留下了吱吱和嘎嘎，屋里顿时安静下来。但是不久我家又迎接了一个小贵客，这个小贵客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她的妈妈和我的女儿是中学同学，是相处最久的好朋友。小贵客为什么要来我家？因为一篇课文。这篇课文在她四年级的语文课上，课文的题目叫《陀螺》，而文章的作者恰好就是我，所以四年级的小女生认真地向妈妈提出请求：一定要来高爷爷家，请他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签一个名。就这样，冬日里的一天下午，这个叫铁德宁的小姑娘进了我家。在她很小的时曾经来过我家，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那个怯怯的、瘦瘦的小姑娘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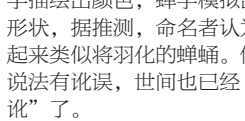
这个小小贵客的叔叔和阿姨了。

已经长高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目光不再稚嫩，而是有一种成熟的、自信的属于四年级小女生才有的矜持和娴静。小贵客铁德宁进入我家，手里拿着大大的语文课本，她迅速地翻到了《陀螺》这一页，上面有很多老师讲课时的批注，还有她自己的点评。我在课文的题目下写下了我的名字和日期，她开心地合上课本，说道：“我会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这一切的。”我问她：“抽过陀螺吗？”她摇摇头。这种游戏本来就不属于女孩，在我的故乡是男孩们在冬天里的专利。四年级小女生铁德宁面对《陀螺》这样的

课文，没有最具体的贴身的感受。假如有一根鞭子在手，有一个陀螺在地上旋转，当她抽打的时候，她肯定感悟到了我投注在课文中的诸多快乐和忍俊不禁的久远情感。我送了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给她，希望她用这个笔记本记录下她旅游或者到动物园的生活。告别的时候，她到我的书房里转了一转，突然指着一个小小的雕像问道：“这个人是谁呀？”我一看，笑了，我说：“这是我们作家协会的老主席，巴金爷爷。”“哦，巴金！我们也有他的一篇课文叫《繁星》啊！”《繁星》《春水》都曾经是五四时代一批作家所写的重要标题，冰心也写过。我说：“巴金更有名的一篇课文是《小鸟天堂》，由于他这篇散文进入了课文，广东江门新会的一处名叫‘雀墩’的名胜改为了‘小鸟天堂’。”小姑娘可能没有到过广东，也没有去过小鸟天堂，她甚至还没有学习到《小鸟天堂》这篇课文，但是她到巴金爷爷这尊小小的塑像前安静地注目，观察了一会儿，迅速地拿出她带来的课本，她向前翻了翻，第十课上课果真有篇课文《繁星》，作者就是她刚才询问的那个戴眼镜的巴金爷爷。

小贵客开心地离开了我们家。虽然她此生也不一定有可能再去抽打陀螺，但是我觉得她到小鸟天堂的概率要比抽陀螺的几率大得多。我希望她带着我给她的这本笔记本，能记录下她走过的山山水水。一个四年级的女孩有漫长的学习道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说，每一个来我家的小朋友都是我心目中值得远远迎接的贵客。贵客临门喜煞人！欢迎你们，孩子们，来我家做客！

1943年夏天，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重庆磐溪画了幅“遣闷”之作《四喜图》。四只喜鹊栖息在柳树上，相互问答，叽叽喳喳。题识云：“卅二年仲夏，悲鸿磐溪遣闷。”又题云：“此余去年之作也。画成不甚满意，遂弃之墙根。今重新检视，并不太差，因又题之。”两题识相隔一年。若不重新检视，这幅画就弃之不存了。所以，遣闷作画，一喜；重新检视，二喜；再次题识，三喜；得以流传，四喜。



何来雪，遍地银杏叶。一幅锦缎嵌秋月，北国翠柏凌冬雪。梦里驰绿野。

2018年，婆婆电话说要到上海住一阵子，我诚惶诚恐：欢迎婆婆大人！几天后，一大份快递到家，我先用小刀将纸箱边角啣啣一划，缝隙豁开来，再掀起胶带的一头，吡溜一记，万万没有想到，里面是一个便携式马桶！

然后，婆婆就来了，径直到了她房里查勘了马桶后，她让阿姨把便携式马桶放到床边，她解释：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这样，我万一半夜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解决。然后，婆婆撩开被子道：我带了自己的床单，你换一下被子吧。

我说这些都是新买的、特别下过水、大太阳晒得扑扑香的，真当一点点都不敢怠慢。婆婆打开自己的行李箱，拿出一套粗布藏青的被套床单：我喜欢用深颜色的，80岁以后，我就不用浅色床单了。

二话不说，换起来。我们将白色的床单拉开，对面对叠起，我走过去，跟婆婆站得很近。婆婆说：年纪大的人总归麻烦多的，你们小辈要理解。

2020年岁末，我整理着五斗橱，看见了那套本白色的床上四件套，眼泪就啪嗒啪嗒掉下来，婆婆是真的永远都不会再用上了。我把它们抱到阳台上，搭在扶手栏上，手摩挲着棉布，阳光熨在上面，细绒细绒的纹路，提示时光慢慢走。

已经长高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目光不再稚嫩，而是有一种成熟的、自信的属于四年级小女生才有的矜持和娴静。小贵客铁德宁进入我家，手里拿着大大的语文课本，她迅速地翻到了《陀螺》这一页，上面有很多老师讲课时的批注，还有她自己的点评。我在课文的题目下写下了我的名字和日期，她开心地合上课本，说道：“我会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这一切的。”我问她：“抽过陀螺吗？”她摇摇头。这种游戏本来就不属于女孩，在我的故乡是男孩们在冬天里的专利。四年级小女生铁德宁面对《陀螺》这样的

草亭放歌

王养浩

放眼风卷云暗，侧耳鸟鸣枝寒。断桥边，孤山前，迎春欢吟邀诗仙。林逋欲得梅鹤闻，李白醉指白堤间。

何来雪，遍地银杏叶。一幅锦缎嵌秋月，北国翠柏凌冬雪。梦里驰绿野。

连天冷雨骤，今朝日出头。倚栏寒意西风吹，叶落莫须愁。暗香浮动芳洲，童颜皓首，眺望春舟。

时光慢慢走

王丽萍

更早的时候，婆婆身体就不如前了。她来上海，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医院。为了表示生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要去逛街。过马路也好，进商店也好，都拉着我的手。她说：我身体没有什么。我嗯呐，没有什么。她道，我不会太麻烦你们的，我要识相。我抓紧她的手：妈！你不要这样说，你要让我有妈妈可以叫。

婆婆没有表现出对疾病的任何恐惧和担忧。她努力配合吃药，看病，积极生活，毫无怨言，待人接物依旧优雅得体。有一年，她外孙女单位搞演出，带回家一身旗袍，婆婆非常非常兴奋：我也想试试！

不一会儿，手机的那头传来了婆婆踩着浅跟的小皮鞋，身着旗袍优雅漫步的视频。婆婆身材修长，略瘦，溜肩，背部曲线优美，烫发，头发棕色，她一着旗袍，就像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女子，是把从容与优雅长在身上的人，无论岁月怎么样，很难在我婆婆的脸上看见痛苦与忧伤，她总是笑容可掬、淡定明朗，她常常说：不要急，不要慌，不要怕。

2019年，婆婆来上海看孙女导演的儿童

四喜

陈迅

告别愚谷邨亭子间，少说也有20年了，但在梦中还是会经常出现愚谷邨的影子。尤其是那扇紧挨着乌鲁木齐路的东窗。

我家的亭子间在三楼，是双亭子间，共有六扇窗，四扇朝北，一扇朝东，还有一扇朝内天井。为何只有东窗是刻骨铭心呢？其一，每天它能晒到一个小时太阳，其二，东窗是孩提时代看野眼的最佳位置。打开窗往下看就是乌鲁木齐北路。这里与静安寺虽然近在咫尺，但平时却极其安静。正前方极目远眺最远能看到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父亲曾告诉过我们，他年轻时曾好几次遇到过张爱玲，张爱玲其实平时穿着也极其普通，没有浓妆艳抹，有时穿着拖鞋，提着篮子就出来买菜。

东窗左前方由近到远是原来的红光小学（后改名乌北小学），每天能看到红光小学的学生早早地站满操场，升国旗，奏国歌，然后做广播操。紧挨着小学旁边是纺织学会。眼光再远一点就能看到百乐门舞厅的尖顶，1949年后百乐门舞厅改名新都剧场，因为剧场经理是父亲的老朋友，我们曾在那里看过好几次热门电影。

探出头再往右看，依次是医工设计院，再过去就是市少年宫。以前市少年宫经常有放飞飞机模型，声音可响了。市少年宫是我们孩子们的最爱，看刘胡兰像，走勇敢者的道路……虽然去过好几次，还是意犹未尽。有一年在少年宫学画的妹妹有一幅画被老师选中，在少年宫靠紧延安路的画廊里展示，全家别提有多高兴。现在想来，东窗尽管只是一扇普通的窗，却承载着童年满满的回忆和憧憬。它见证了安宁祥和，也见证过喧闹嘈杂。好多景物虽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记忆却是铭心刻骨的。

剧《孩子剧团》，那个时候，她从火车站出来到停车场一共要歇三把了。为了让她高兴，我们把她画的画挂了起来，她站在画前，半天不移动。我说，大家都夸你画得好。婆婆一笑：那你们也要加油呵。

到外面餐厅吃饭，婆婆像孩子般天真，她看着餐桌上装筷子的封套，轻声问服务员：这个筷子的封套给我吧。

拿回家，她将筷子封套展开，抚平。婆婆说：“我收藏了不少餐厅的封套，讲究点的，会把餐厅的名字电话地址一一标在封套上；再讲究点的，还用了上好的质地，比如真丝封套的，还有的，是书法家自己题写的；不同的封套，看着看着，心里也蛮欢喜的。”

此时此刻，我打开了2021年的台历，在1月19日上做了一个标记。那是婆婆大人离开我们的日期。快一年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我想对婆婆说：您教我们对生活的积极、乐观、认真、识相、豁达，我们都记得，放心吧，我们会保持好奇心，充满热情地面对生活。像你那样，不急，不慌，不怕。

日历撕掉今年的最后一页，2020年再凶猛，也就过去了。来，让我们用行动勇敢翻篇，请看明日专栏。

十日谈

我的2020年

责编：刘芳



四喜 (中国画) 徐悲鸿

黄蝉与蝴蝶

王晔

黄蝉花，花冠漏斗状、金黄色、内有橙褐色条纹。无论软枝还是硬枝黄蝉，粗分起来共享着拉丁学名“Allamanda”。这个蔓生植物的拉丁名据说出自瑞士植物学家和医生弗里德里克·阿拉曼德。1736年出生的阿拉曼德和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有交往。忙着给上帝创造的植物命名与分类的林奈，大笔一挥，就把朋友的姓永远留在了这朵黄色的小花上。

不过在中文名里，阿拉曼德还是被一脚踢开了。黄字描绘出颜色，蝉字模拟出形状，据推测，命名者认为，它看起来类似将羽化的蝉蛹。假如这个说法有讹误，世间也已经“以讹传讹”了。

原产巴西的黄蝉当然是热带植物，不过到如今，黄蝉已在更广泛的地域里得到培植，即便在北欧，下唯一的无心花的。不解这蝴蝶为

朝东的窗

陈造奇

何无功也无返。没找到花蜜，怎就没有尽快退出的呢。它兴许就是一只特别的蝴蝶，迷上的本不是蜜。它可能不曾有过退出的闪念？也可能，就在它想退出时，被黄蝉的什么绊住了，在心情或躯体上给绊住了，这都并不可考，不能肯定，也无法全盘否认。

唯一确信的是，此地前夜突然大幅降温。那么，她想，蝴蝶十有八九把自己埋在黄蝉深处了，这才做成了花心。走开几步，还是不甘心，兴许能救一只能飞的蝴蝶来呢，便退回到这朵花跟前，动手一抬花瓣细嫩的胳膊和腿脚。黄蝉瓣儿不受她控制地撕裂，在她的一念之间，处于不可挽回的地步。蝴蝶坠落，黄蝉散落。蝶衣的粉末和黄蝉的碎片着地前，于微微冷风里，在她眼面前，转了一秒、半秒。

